

籌辦夷務始末

卷五十三之五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三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月己卯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
特依順奏竊五月二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
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奉

上諭奕經等奏續撥官兵赴蘇並近日夷船情形一摺覽奏均悉
現在定海衛頭及岑港歧頭各洋面既有分泊夷船十三隻又
報有大輪船三隻大小夷船八隻向東北外洋駛去夷船二十
一隻在金塘洋面遊奕該逆往來靡常情形叵測該將軍等務
須嚴密防範毋稍疏虞或趁此大幫船隻前赴蘇省之時設法
進剿多方牽制當可得手等因欽此查五月十四二十一等日

等。兩次將調撥官兵赴蘇應援。並參贊大臣齊慎帶兵暫駐嘉興之王江涇地方。以資控制。及近日江浙逆船情形。繕摺具奏。各在案。茲據鎮定兩處探報。招寶山泊船如故。定海逆船於十八日開出九隻。由鎮海洋面向北駛行。二十日招寶山後復添夷船十餘隻。在彼寄碇。尚未據報船向何往。其定海衛頭。懈臍港。竹山門等處。現仍泊船十八隻等情。伏查鎮定逆船視前為數較少。等。亟思設法勦襲。以為後路牽制。早經札飭水陸兩路員弁設法攻取。惟是招寶山由鎮海縣陸路可通。該處夷匪不過千人。我兵若以大隊取路攻勦。尚易得手。至山根即係大海。該逆

泊船處所。距山不及一里。彼如散走登舟。揚帆遠去。我兵並無船隻。即難追襲。且山後時有逆船十餘隻。往來遊奕。瞬息即至。設我兵守禦未備之時。該逆旋駛來大幫船隻。開礮攻撲。不免仍有疏虞。而鎮海與甯波海水通達。並無阻隔。尤恐逆夷乘勢復來甯郡滋擾。將來大兵收復。又須費手。至兵勇乘夜火攻。逆夷甚為畏懼。自連次被創之後。防範極嚴。凡各處泊船地方。每夜必用大小三板船。四面巡邏。遠近哨探。而我兵乘船火攻。又須乘風順潮。設法潛往。是以不能豫定。連日僅於暗中。將其在衛頭修補火輪船一隻。設法沈沒。溺斃夷匪二十餘人。又兩次黑夜乘風。

潮暗截纜索。漂沈其巡船及三板數隻。然此皆係暗中驚擾。究未能使之大受懲創。現在欽奉

諭旨。設法進剿。多方牽制。等語。業已密飭前路水陸員弁兵勇。如有可乘之機。即當設法攻取。並嚴飭分守各海口要隘。文武委員等。嚴密防範。毋稍疏虞。

奕經又奏。竊前聞逆夷有北赴天津之謠。當即專摺具奏。嗣於五月以來。連次接據各路探報。逆船漸次增添。並有各國夷船。裝載馬匹。又報有陸續北駛等情。復將弩管見所及。隨列條陳。節經具奏在案。茲據兩江總督牛鑑移咨。江蘇羊山洋面。有大小夷船四十餘隻。向北駛去。顯有滋

擾山東天津情形等語。逆夷自前年至。今滋擾廣東福建。兩次占據浙江定海縣城。近復攻犯江省寶山上海等縣。已屬罪不容誅。今竟膽敢駛船北竄。悖逆猖狂。尤堪痛憾。查山東海口。係屬登州地方。現有巡撫托渾布駐紮防堵。其地尚非洋船貨販往來之處。該逆亦未必以大幫前往。竄擾。似可無虞。至天津海口。一切防堵機宜。均蒙

皇上指示周詳。防備嚴密。如逆夷上岸攻撲。必將大受懲創殄滅。無遺。惟查逆夷每到之處。必先暗遣漢奸。多方探聽。布散謠言。煽惑人心。導引接濟。以故我軍之虛實。道路之險夷。每可豫知。而漢奸行蹤詭秘。隨處皆可溷跡。其中閩廣浙

江之人尤為居多。向年夏秋之交。正為閩廣各商船到津之候。此時尤須嚴切稽查。相應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密派精細妥員。改裝易服。於天津府城內外一帶地方。暗中查訪。設夷船駛近海口之時。首宜嚴查奸細。凡內地商漁大小船隻。一概不許出海。外來者亦不准攏岸。及凡附近天津百十里內。一切汊港。可以通海者。皆宜一律辦理。毋謂逆夷大船難到。或致出入稽查。稍形疏懈。如此則不但斷其米糧接濟。而夷奸來往。信息不通。自無所施其伎倆矣。才更有慮者。

京城為輦轂重地。設聞夷船駛近天津。一切總宜鎮靜。無使

傳布謠言。以致人心惶惑。謠言之起。必係漢奸編造播散。
奴才歷任總兵步軍統領。每年深知。

京城內外。五方雜處。良莠不齊。而正陽門外南營地方。實為
尤甚。除赴選應試商行運販外。其無業謀生。忽來忽去者。
不知凡幾。所有客店鋪戶。尚易稽查。而偏僻廟宇。小店車
店。及賃房浮住之家。倡優之寓。最易潛藏奸匪。且朝陽門
外。為達通州赴天津之路。而廣渠門。東便門。各有捷徑。可
抵天津。一路飯店小店。皆為單身行旅託足之所。道既綿
長。更難稽覈。竊曾於去年。密差弁兵。改裝前往天津探訪。
彼時查有巡捕南營參將安壽清。籍隸天津。其餘各營弁

目亦有天津人於該處地方情形多為熟悉。現在夷船有駛赴天津之謠。

京城內外。斷不容有漢奸藏匿。致有造言通信等情。應請

飭下順天府五城步軍統領。各於所屬地方。嚴密稽查。一遇可疑。即認真追究。毋任潛匿。至此輩既膽敢溷跡城中。必豫設一藏身之計。以防敗露。或冒充營運。或詭易姓名。或尋覓同鄉。或假託熟識。旁人既不能知其底蘊。而地方官又僅以出保出結。苟且了事。轉易使奸人漏網。更請

飭下步軍統領。密遣精幹員弁番役。改換服飾。即令安壽清密選熟識赴津各路弁目。不動聲色。分頭在城內外及各路跟

蹤跡緝如此則內外遠近一例嚴查庶使奸宄絕跡人心亦可藉以鎮靜。

硃批所見甚是。現在京師雖稽查嚴密然人數太多猶恐有不盡之處。自應慎益加慎以絕奸宄。朕隨時嚴密飭辦。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奏京城內外五方雜處良莠不齊正陽門外南營地方尤甚。朝陽門外為達通州赴天津大路廣渠門東便門各有捷徑可抵天津一路飯店小店皆為單身行旅託足之所等語。京師為輦轂重地現有夷船北駛天津之謠斷不容漢奸藏匿致有探聽信息散造謠言之事。著諭知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並著都察院堂官密飭五城御史各就所屬地面設法

嚴查。斷不可僅止照例稽查門牌戶口。以為了事。尤不許少涉張皇。以致訛言四起。務於嚴詰奸究之中。仍寓安輯居民之意。此中關繫甚鉅。諒諸臣亦必知之。應如何妥密查辦。以保無虞。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及巡視五城御史。各自具摺。密行陳奏。奕經原摺鈔給閱看。

又

諭。奕經奏夷船北駛。請飭嚴拏漢奸一摺。據奏逆夷到處暗遣漢奸探信布謠。導引接濟。每年秋夏之交。閩廣商船到津。尤須嚴切稽查等語。著賽尚阿。訥爾經額。設法嚴查。以杜漢奸溷跡。至所奏商漁船隻。不許出海。外來者不准攏岸各條。是否可行。並

著悉心酌議具奏。奕經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奕經等奏查探逆船蹤跡一摺。據稱招寶山停泊夷船如故。定海逆船開出九隻。由鎮海洋面北駛。二十日。招寶山後復添夷船十餘隻。寄碇尚未據報何往。其定海衛頭等處。仍泊船十八隻。現在暗中設法。將其在衛頭修補之火輪船一隻沈沒。溺斃夷匪二十餘人。又兩次黑夜暗截纜索。漂沈其巡船及三板數隻等語。鎮海等處逆船視前為數較少。該將軍等現雖暗中驚擾。究未能大加懲創。著密飭員弁兵勇多方牽制。如有可乘之機。即行設法進剿。並嚴飭各海口要隘。嚴密防範。毋少疏虞。逆

船蹤跡。仍隨時探明具奏。

欽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兩江總督牛鑑。江蘇巡撫程商采。奏竊臣牛鑑於五月十九日。欽奉

上諭。現已有旨。飭令奕經酌派參贊一人。帶兵赴蘇。並令耆英。伊里布。馳赴上海。會同該督相機籌辦。江南提督已諭令劉允孝兼程赴蘇。署理等因。欽此。臣牛鑑當以上海逆夷既已退出吳淞口外。嘉興一府。究係江浙兩省門戶。自應各專責成。一時拘泥具奏。並於摺內聲明。

欽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似可無庸來蘇。茲臣耆英
臣伊里布。接奉

諭旨後。於二十二日。馳赴崑山。會同臣牛鑑悉心熟商。所有內河紛歧處所。經臣牛鑑派委妥員勘明。分別沈船釘椿堵截。來路。其崑山縣境之三江口。白塔灣。河面雖不甚寬。惟係水路衝途。業將減運廢船。排列兩旁。豫備土石。中間僅留丈餘口門。以便民船往來。俟有警報。即可登時鑿沈。兩岸仍各有弁兵三四百名。以便埋伏夾擊。連日接據寶山縣探報。該逆北竄之船四十多隻。仍復折回。聚泊吳淞口外。崇明縣稟報。夷船多隻。在近口開放火礮十餘出。仍然駛去。劉河。福山。各口。亦均有夷船游奕。臣等查吳淞之戰。雖擊壞大船四隻。兩次滋擾松江。亦經官兵擊退。該逆並未

大受懲創。乃於五月十五日。倉皇退出上海縣城。復又將北竄之船折回。停泊吳淞口外。該逆詭譎萬端。居心叵測。且恃其船大礮猛。專視我兵力堅厚之處。發很直攻。就現在情形而論。江蘇內河支港。業經擇要攔截。該逆諒不敢冒險深入。惟現勾結醜類。添船至四十餘隻之多。又陸續擄截沙船烏船。在吳淞口演習駕駛。逆黨日眾。逆燄日張。勢將承突內地矣。臣耆英。臣伊里布。已行文該夷酋。詰責其犯順之故。原期稍示羈縻。茲接回文。竟不肯戢兵。並有欲攻江甯天津之說。查天津為畿輔重地。大兵聚集。最關緊要。江甯襟江帶海。雖有暗礁伏

沙該逆三桅大船。未必即能闖然直入。而火輪杉板等船。喫水較淺。當此夏潮正旺。迥異冬春。萬一漢奸導引。駛至揚子江。則南北聲援。頓虞阻隔。且我兵當挫衄之後。軍械不全。士氣不旺。近復分撥各海口。尤嫌力量單薄。朝夕情形不同。殊為可慮。臣等公同商議。現值萬分緊迫。亟應妥籌抵禦之方。除崑山一帶。已責成臬司覺羅崇恩前往駐守。臣牛鑑擬親往揚子江京口。溯流而上。相視各海口情形。竭力防範。並至江甯省城。與將軍臣德珠布會晤。商辦一切。至參贊大臣齊慎。聞現駐紮王江涇。臣等飛咨催令來蘇。以便會同。臣耆英。臣伊里布。臣程商采。籌商防守事。

宜並移咨揚威將軍一體查照。再臣牛鑑前次具奏該逆船於五月初五日擱淺二隻。欽奉

諭旨垂詢。查該逆船於初六日潮長時即行駛去。

耆英伊里布牛鑑程喬采又奏再。耆英等甫抵江蘇民情兵力皆未能深悉。會晤督臣牛鑑撫臣程喬采。公同悉心熟籌。通盤料度。沿海要隘甚多。兵單礮少。實難期其周密。自吳淞上海寶山失陷。所有器械礮位以及前年鼓鑄之八千斤洋銅大礮八尊。盡為夷人所有。現在趕鑄不及。運送莫逮。是各要隘無不苦於兵單礮乏。至揚子江口尤為緊要。彼處雖有沙險可恃。然向來沙船既可出入。難保